

闲叙枣庄窑神庙

□赵作成

在枣庄这片土地上，只要提起窑神庙，那可算得上是家喻户晓，然而，若要细问这窑神庙究竟有多少座，每座庙里供奉的又是哪路神仙，恐怕知晓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近百年来，窑神庙在枣庄这片区域内颇为密集地出现，这般景象，在其他地方着实不多见，这背后，其实蕴藏着一段段饱含着窑工们酸甜苦辣的过往。

就拿前石碑村来说吧，以前啊，村里大多数人都是窑工出身，为了谋生计，大家纷纷投身到私有制的煤矿当中。在那旧时代，做窑工的，大多都是失去了土地的穷苦人，他们从四面八方逃荒至此，汇聚到了一起。为了能勉强糊口，他们不得不选择下井挖煤这个危险又艰辛的行当。

那个时候的小煤矿，条件那叫一个恶劣呀，根本就没有什么安全保护措施，也不存在通风设备。每一次下井，对窑工们来说，都如同踏入了鬼门关一般，心里头总是提心吊胆的。谁都不知道这一脚踏下去，自己是否还能活着再从那黑漆漆的井下爬上来。那时候，民

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当兵的死了没埋，下窑的埋了没死。”这话说得虽然直白，却也是窑工们真实生活的写照。他们在井下，就仿佛是被四块石头夹着的一块肉，危险时刻笼罩着，说不定什么时候，小命就丢在了那深深的井里头了。

还有那些歌谣，也生动地描绘出了窑工们的辛苦与艰难，“下窑的真可怜，手拿着镐头刨，肩拉着煤炭筐，腰系烂草绳，身披着麻袋片，冻得浑身打颤颤”。你瞧瞧，寒冬腊月里，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靠着简单的工具，一点点地在井下刨着煤，那日子，实在是太苦了。

也正因为如此，为了能保佑窑工们在井下平平安安，也为了祈求家庭能够顺遂如意，家家户户都对窑神怀着虔诚之心，每到初一、十五，都会到窑神庙里烧香祈祷，盼望着窑神能听到他们的心声，庇佑他们免受灾祸。

每个月的腊月十八，是祭祀窑神的传统日子。每到这一天，整个枣庄煤炭行业就如同迎来了一场盛大的集会，窑工们无论多忙，都会放下手头的活儿，纷纷前往窑神庙烧香祭拜。那场面，甚

是庄重，香烟袅袅之中，满是窑工们对窑神的敬畏与祈愿，这样的传统，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延续了悠久的岁月。

说起窑神的由来，还有这么一段神奇的传说。相传太上老君在巡视凡间的时候，偶然路过一座大山。抬眼望去，只见山上不少人正挑着担子、挥舞着工具在那卖力地劳作，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人像牛马一样苦不堪言。太上老君心生怜悯，便化作一个白胡子老头，慢悠悠地朝着窑工们走去。

这些窑工们都拼尽全力地挖煤，可忙活了一年多，挖到的却尽是些坚硬的岩石，大家的脸上满是愁容，心里更是愁得不行，眼瞅着一家人的生计都没了着落，却又无计可施。看到这位白胡子老头走过来，像是个有见识的人，大家就赶忙围上去，央求道：“先生您年龄大，见多识广，还请您老指点一下我们呀，让我们能挖到煤吧！”老君听了，只是微微一笑，温和地说道：“你们就跟我来吧。”窑工们一听，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赶忙跟在老君身后。顺着老君指的路走啊走，来到了一个地方，老君停下脚步，指着脚下说道：“你们就从这里往下打井挖吧。”众人将信将

疑，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便照着老君说的做了。嘿，没想到，还真就这么顺利地找到了煤层呢。

打那以后啊，窑工们把这个白胡子老头当成了窑神，对他感恩戴德。大家齐心协力，凑钱出力，建造了庙宇，把老君的神像供奉在里头，平日里那是诚心诚意地供奉着，祈求窑神时时刻刻保佑窑工们在井下出入平安，事事顺遂。就这样，窑神在枣庄地区，深受大家的信仰和崇拜，成为了大家心里的一份寄托。

时光流转，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煤矿开采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开采设施逐步配备齐全，煤矿工人的安全有了可靠的保障，那些曾经令人胆战心惊的危险，渐渐地少了许多。祭祀窑神，作为一种深深扎根在民间的信仰，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独特的文化印记，承载着往昔岁月里窑工们的艰辛与期盼，也见证了这片土地一路走来的历史变迁。

（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大暑说

□杨丽丽

太阳把所有热情
都倾注在这一天
柏油路像软下来的水果糖
蝉鸣是唯一的旁白
反复说着
夏天最深的箴言

不必抱怨空气的粘稠
像化不开的糖
总有人
在树荫里铺开草席
让风成为
穿堂而过的信使

骤雨是任性的孩子
说来就来
带着天空的坦荡
打湿了晾衣绳上的衬衫
也打湿了
窗台那盆茉莉的芬芳

不必急着躲开
这滚烫的拥抱
就像不必拒绝
汗水里析出的盐分
那是生活
给我们的朴素勋章

当星子点亮了夜灯
暑气便悄悄退去
像潮水漫过沙滩
留下月光的柔软

大暑告诉你
所有极致的热烈
都藏着
转身的清凉

（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

夏木阴阴正可人

□杨丽丽

这几日的暑气，是越发重了。太阳刚一露脸，地上便像下了火，烘得人心里发燥。巷子口的老榆树，却愈发精神，叶子密密匝匝的，一片挨着一片，不留多少空隙，绿得发亮，像是被晨露洗过，又被日光烘着，透着股子鲜活的劲儿。

树不高，却枝枝蔓蔓地铺开，把半个巷子都罩在底下。阳光斜斜地照过来，穿过叶隙，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撒了一把碎银，风一吹，便晃晃悠悠地动，煞是好看。正午的日头最毒，蝉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一声声，像是要把这暑气都喊散。这时节，树荫下便成了最好的去处。王大爷搬了竹榻躺在底下，手里摇着蒲扇，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曲子。

李家嫂子端了针线筐箩来，坐在小马扎上纳鞋底，线穿过布面，发出“嗤”的一声轻响，惊得叶间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转眼又落回原处。

孩子们是不怕热的，在树荫里追逐打闹，光着脚丫子，踩在清凉的泥地上，笑声清脆得像风铃。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手里举着一朵小雏菊，追着蝴蝶跑，裙角扫过草尖，带起一阵细碎的绿。蝴蝶钻进叶深处，她便停在树下，仰着头看，小脸蛋被阳光晒得红扑扑的，像熟透的苹果。

我也爱在树荫里待着，搬一把藤椅，沏一壶凉茶，看树影一点点挪过桌面。茶叶在水里舒展，慢慢沉下去，水便成了淡淡的黄绿色，喝一口，清清凉凉的，从舌尖一直凉到心底。起风的时候最妙，满树的叶子都在响，哗啦啦的，像谁在翻一本厚书。树影也跟着乱，在地上跑，在墙上爬，把我的藤椅也摇得晃晃悠悠，偶有一片叶子落下来，打着旋儿，轻飘飘地，落在茶碗边，像是给这夏日添了个注脚。

风歇了，树影重新落回地面，像被谁轻轻抚平的绸缎。空气里浮着草木的清气，混着远处池塘里的荷花香，深吸一口，竟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的意趣。

王大爷的蒲扇摇得慢了，他指着树顶说：“你看那窝麻雀，今早还见老雀给小雀喂食呢。”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枝桠间果然有团灰褐色的影子，几只嫩黄的小嘴偶尔探出，惹得老雀频繁起落。李家嫂子纳鞋底的线穿过最后一个针脚，举起鞋底对着光看，线脚匀

实实，像老榆的年轮，一圈圈都是细密的心思。“这树荫下纳的鞋底，穿着都凉快些。”她笑着说，额角的碎发被汗濡湿，贴在脸上，倒添了几分生动。

树影里的时光，总是过得慢。慢到能数清蚂蚁搬家的步数，能听出蝉鸣里的高低音，能品出绿豆汤里的第几粒枣最甜。这“夏木阴阴”的可人处，原是让日子卸了匆忙的铠甲，露出柔软的内里，像树影里漏下的月光，清清凉凉，却又带着暖。而夏天的清凉，也是藏在这树影里的。不用急，不用赶，就这么坐着，看光影流转，听叶语簌簌，日子便慢下来，软下来，成了碗里那口凉丝丝的茶，咽下去，浑身都妥帖。

（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

公益广告



拥抱绿色生活

共享美好未来